



西秦錄三

春秋卷第八十七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撰

乞伏益州

乞伏益州乾歸之弟也乾歸時爲前將軍秦州
牧楊定之死也天水姜乳襲據上邽乾歸遣益
州帥騎六千討之左僕射邊芮民部尚書王松
壽言於乾歸曰益州以懿弟之親屢有戰功徂
於累勝常有驕色若其遇寇必將易之且未宜
專任示有所先乾歸曰益州驍勇善御衆諸將

莫有及之者但恐其專擅耳若以重佐輔之當
無慮也於是以太北將軍韋虔爲長史散騎常
侍左禁將軍務和爲司馬至大寒嶺益州侍勝
自矜不爲部陳聽將士解甲遊畋縱飲令曰敢
言軍事者斬虔等諫曰王以將軍親重故委以
專征之任庶能摧彼凶暴以副具瞻賊已垂逼
柰何解甲自寬宴安酖毒竊爲將軍危之益州
曰乳以烏合之衆今聞吾至理應遠竄乃與吾
決戰者斯成擒耳吾自揣之有方卿等不足慮
也旣而乳率衆逆擊益州果敗乾歸曰孤違蹇
叔以至於此將士何爲孤之罪也皆赦之後復
率衆攻涼拔支陽鷓武允吾三郡虜衆萬餘又
與武衛慕兀等率騎伐吐谷渾破視羆於度周
川質其子宕豈引兵而還封平遠侯尋卒

乞伏曇達

乞伏曇達熾磐之弟也仕爲秦州牧鎮東將軍
鎮譚郊封襄武侯與平東將軍王松壽帥騎一
萬討破休官權小郎呂破胡於白石川虜其男

女萬餘口進據白石城休官降者萬餘人後顯
親休官權小成呂奴迦等叛保白坑曇達謂將
士曰昔伯珪憑嶮卒有滅宗之禍韓約肆暴終
受覆族之誅今小成等逆命白坑宜在除滅王
者之師有征無戰粵爾輿人戮力勉之衆咸拔
劍大呼於是率衆攻白坑斬小成奴迦及首級
四千七百隴右悉降後又帥衆討降南羗彌姐
康薄於赤水沮渠蒙遜來攻石泉曇達與別將
出連虔率騎五千救之蒙遜引還尋與王松壽
率步騎一萬攻姚艾於上邽進據蒲水大破之
遂屯大利破黃石大羗二戍遷尚書令轉爲左
丞相尋遷都督枹罕以東諸軍事征東大將軍
秦州牧鎮南安復徵爲左丞相征東大將軍鎮
枹罕赫連勃勃遣征南大將軍呼盧古率騎二
萬來伐曇達率衆擊之戰于曠岷山敗績諸羗
執送勃勃

邊氏

乾歸妻邊氏金城人左長史邊芮之妹也乾歸

僭立遂以太初元年立爲王后及乾歸奔降于秦降號太妃旣而返政復爲王后

秃髮氏

王后秃髮氏僞檀之女太子虎臺之妹也僞檀旣降熾磐納爲王后拜僞檀爲左南公甚禮遇之虎臺亦被優寵未幾令人鳩殺僞檀河西王蒙遜遣人誘虎臺許以番禾西安二郡處之且借之兵使伐秦報其父讐復取故地虎臺陰許之事覺熾磐以后弟之故待之如初后密與虎

臺謀曰秦本我之仇讐雖以婚姻之故待之如此蓋時宜耳先王之薨又非天命遺令不治者欲全濟子孫故也爲人子者豈可臣妾於仇讐而不思報復乎乃與武衛將軍越質洛城謀弑熾磐后妹爲熾磐左夫人有寵知其謀而告之熾磐殺后及虎臺等十餘人

秃髮氏

左夫人秃髮氏利鹿孤之宗女也先是熾磐爲質于涼利鹿孤妻之熾磐後奔允街秃髮僞檀

復遣歸之遂爲左夫人有寵於熾磐讒殺其姐
及虎臺後禿髮氏與暮末弟軻殊羅私通暮末
知而禁之軻殊羅懼遂與叔父什寅謀殺暮末
奉沮渠興國以奔河西使禿髮氏盜門鑰於內
鑰誤門不得開門者以告暮末收其黨與盡殺
之而赦軻殊羅什寅鞭之什寅曰我負汝死不
負汝鞭暮末怒剗其腹投屍于河水禿髮氏乃
自殺

段暉

段暉字長祚武威姑臧人漢太尉頰八世孫也
身長八尺餘師事岐陽湯湯甚器愛之有一童
子與暉同志居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
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子
也奉敕遊學今將欲歸煩子厚贈無以報德子
後位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爲好言終便乘
木馬騰空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也遂仕乞伏
熾磐爲散騎常侍從征沮渠蒙遜湟河太守沮
渠漢平漢平出降司馬隗仁勒壯士百餘據城

自守熾磐進擊之衆寡不敵遂爲所擒熾磐欲
斬之暉諫曰仁臨難履危奮不顧命忠之至也
乃宥之遷暉輔國大將軍涼州刺史御史大夫
西海侯暮末卽位國政哀亂暉與子承根奔吐
谷慕瓚後遂歸魏

常垣

常垣河內溫人魏太常卿林五世孫也父珍苻
堅南安太守因世亂遂居涼州垣仕乞伏世爲
鎮遠將軍大夏鎮將顯美侯

翟瑄

翟瑄武始人仕乾歸爲冠軍將軍初氏王楊定
率步騎四萬來伐乾歸謂諸將曰楊定以勇虜
聚衆窮兵逞欲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定之此
後殆天以之資我也於是遣涼州牧乞伏軻彈
秦州牧乞伏益州立義將軍詰歸拒之以瑄爲
冠軍將軍右司馬前鋒始交益州爲定所敗軻
彈詰歸欲引而還瑄奮劍諫曰主上以神武之
資開基隴右東征西討靡不席卷威振秦梁聲

光巴漢將軍以維城之重受閩外之寄當宣力致命輔寧國家今秦州雖敗二軍尚全柰何不思赴救望風奔散何面目以見主上乎昔項羽斬慶子以寧楚胡建戮監軍以成功將軍之所聞也瑄誠才非古人獨不能以便宜斬將軍乎軻彈謝曰向所以未赴秦州者未知衆心何如耳敗不相救軍罰所先果能若是敢自愛死乃率騎赴之益州詰歸亦勒衆而進大敗定兵斬定及首級一萬七千轉吏部尚書定州刺史俄

遷晉興太守鎮枹罕

焦遺

子華楷

焦遺南安人乾歸時仕爲太子太師與參軍國大謀乾歸曰焦生非特名儒乃王佐之才也謂熾磐曰汝事之當如事吾也因命熾磐拜遺於床下遺子華至孝遺曾病甚冬中思食瓜華忽夢人謂之曰聞爾父思瓜故送助養汝從此進之華跪受寤而瓜果在手香美非常遺食之而病愈乾歸欲以女妻之辭曰凡娶妻者欲與之

共事二親也今以王姬之貴下嫁蓬茅之士誠非其匹臣懼其闕於中饋非所願也乾歸曰卿之所行古人之事孤女不足以強卿乃以華爲尚書民部郎遺後遷安南將軍都督八郡諸軍事廣甯太守暮末末年南安諸羌共推遺爲主遺不從遂劫遺族子亮叛攻南安暮末擊破之遺殺亮出降進號鎮國將軍次子楷仕爲太子司直暮末降夏楷奔廣甯泣謂其父遺曰大人荷國寵靈居藩鎮重任今本朝顛覆豈得不帥見衆唱大義以歿寇仇遺曰今主上已陷賊庭吾非愛死而忘義顧以大兵追之是趣絕其命也不如擇王族之賢者奉以爲主而伐之庶有濟也楷乃築壇誓衆二旬之間赴者萬餘人會遺病卒楷不能獨舉事亡奔於河西

辛進

辛進字國都隴西人也仕熾磐至尚書初爲散騎常侍從熾磐遊于後園凌霄觀進彈飛鳥誤中暮末之母傷其面及暮末卽位問傷母面之

由母以狀告暮末大怒即日收進殺之并其五族二十七人

就里陳泰交校

秋第八十七卷

南涼錄一

春秋卷第八十八

魏

散騎常侍

崔鴻撰

秃髮烏孤

秃髮烏孤河西鮮卑人其先與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衆自塞北遷於河西其地東至麥田牽屯西至濕羅南至澆河北接大漠匹孤卒子壽闡立初壽闡之在孕其母胡掖氏夢一老父被髮左袵乘白馬謂曰爾夫雖西移終當東返至涼必生貴男言終胎動而寤後因寢而產

於被中乃以禿髮爲號其俗謂被覆之義壽聞
卒孫樹機能立壯果雄健兼多謀畧晉泰始中
殺秦州刺史胡烈於萬斛堆敗涼州刺史蘇愉
於金山咸寧中又殺涼州刺史楊欣於丹嶺於
是盡有涼州之地武帝爲之旰食後爲馬隆所
敗部民沒骨殺之以降從弟務丸代立丸死孫
推斤立斤年一百一十死子思復鞬立部衆稍
盛烏孤卽思復鞬之長子也晉孝武太元十九
年思復鞬死烏孤嗣立雄勇有大志與大將紛

陀謀復欲規取涼州紛陀曰明公必欲得涼州
宜先務農桑修隣好禮賢俊明政刑然後乃可
烏孤從之三河王呂光遣使署爲假節冠軍大
將軍河西鮮卑大都統廣武縣侯烏孤謂諸將
曰呂氏遠來假授當可受否衆咸曰我士馬衆
多何爲屬人烏孤將從之石真若留不對烏孤
曰卿畏呂光耶何默無言也石真若留曰吾根
本未固理宜隨時呂光德刑修明境內無虞若
致死於我大小不敵後雖悔之將何所及不如

受以驕之俟釁而動蔑不濟矣烏孤乃受之太
元二十一年秋七月烏孤討乙弗折掘等諸部皆
破降之冬十月遣別將石亦干築廉川堡而都
之烏孤登廉川大山泣而不言石亦干進曰臣
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大王所爲不樂者將非
呂光乎光年已衰老師徒屢敗今我以士馬之
盛保據大川乃可以一擊百光何足懼也烏孤
曰光之衰老亦吾所知但我祖宗以德懷遠殊
憚威盧陵契汗萬里委順及吾承業諸部背

叛邇旣乖違遠何以附是以泣耳別將苻渾曰
大王何不振旅誓衆以討其罪烏孤從之遂大
興師諸部皆來降附廣武趙振少好奇略聞烏
孤在廉州棄家從之烏孤喜曰吾得趙生大事
濟矣拜爲左司馬三河王呂光進封烏孤爲廣
武郡公十二月烏孤又許意云鮮卑大破之太
元二十一年夏六月時魏皇始元年也呂光復
遣使署烏孤爲征南大將軍益州牧左賢王烏
孤謂使者曰呂王昔以專征之威遂有此州不

能以德懷遠惠安黎庶諸子貪淫三甥暴虐郡縣土崩下無生賴吾安可違天下之心受不義之爵帝王之起豈有常哉無道則滅有德則昌吾將順天人之望爲天下主乃留其鼓吹羽儀謝其使而遣之

太初元年春正月烏孤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大赦境內殊死已下建元太初耀兵廣武進攻涼金城克之光遣將軍竇苟來擊戰于街亭涼兵大敗秋七月涼散騎常侍太常

西平郭磨叛據東苑太原公呂纂擊破之磨遣使乞援九月烏孤使弟驃騎將軍利鹿孤帥騎五千赴之冬十月河南鮮卑吐秣等十二部大人皆來歸附

太初二年春二月涼後將軍略陽楊軌以司馬郭緯爲西平相率步騎三萬北赴郭磨烏孤遣弟車騎將軍僞檀率騎一萬助軌軌至姑臧營於城北夏六月軌自恃其衆欲與呂光決戰光使太原公纂來迎軌與驃騎將軍利鹿孤共邀

擊之爲纂所敗秋九月軌南奔廉川收集夷夏衆至萬餘王乞基謂軌曰禿髮氏才高而兵盛且乞基之主也不如歸之軌乃遣使降於烏孤尋爲羌酋梁饑所敗西奔僊海襲乙弗鮮卑而據其地烏孤謂羣臣曰楊軌王乞基歸誠於我卿等不速救使爲羌人所覆孤甚愧之平西將軍渾屯曰梁饑無經遠大畧兼以軍無紀律多所殘殺可一戰擒也冬十月饑進攻西平西平人田玄明執太守郭倖而代之拒饑遣子爲質於烏孤烏孤欲救之羣臣憚饑兵強多以爲疑左司馬趙振曰楊軌新敗呂氏方強洪池以北未可冀也嶺南五郡庶幾可取大王若無開拓之志振不敢言若欲經營四方此機不可失也使羌得西平華夷振動非我之利也烏孤喜曰吾亦欲乘時立功安能坐守窮谷乎乃謂羣臣曰梁饑若得西平保據山河不可復制饑雖驍猛軍令不整此易擒耳遂進擊饑大破之饑退屯龍支堡烏孤進攻拔之饑單騎奔澆河俘

十六國春秋卷之八
五
三十二
斬數萬以田玄明爲西平內史樂都太守田瑤
湟河太守張稠澆河太守王稚皆以郡降嶺南
羌胡數萬餘落莫不歸附十一月楊軌王乞基
帥戶數萬來奔十二月烏孤更稱武威王署弟
利鹿孤爲驃騎大將軍西平公儻檀爲車騎大
將軍廣武公其宗族子弟爲公侯者二十餘人
文武百官進位有差

太初三年春正月烏孤徙治樂都遣西平公利
鹿孤鎮安夷廣武公儻檀鎮西平叔父素渥鎮

湟河若留鎮澆河從弟替引鎮嶺南洛回鎮廉
川從叔吐若流鎮浩豐以楊軌爲賓客金石生
時連珍四夷之豪雋陰訓郭倖西州之德望楊
統楊貞衛殷麴承明一作郭黃郭奮史嵩鹿嵩

文武之秀傑梁昶韓疋張昶郭韶中州之才令
金樹薛翹趙振王忠趙晁蘇霸秦雍之世門皆
內居顯位外宰郡縣隨才授任咸得其宜烏孤
從容謂羣臣曰隴右河西區區數郡地耳因其
兵亂分裂遂至十餘國乾歸擅命河南段業阻

兵張掖虐氏假息偷據姑臧吾藉父兄遺烈思
欲廓清西夏兼弱攻昧三者何先楊統進曰乞
伏氏本吾之部落終當歸命段氏書生才非經
世權臣擅命制不由已千里伐人糧運懸絕且
結好於我許以分灾共患乘其危弊攻之不義
呂光衰耄嗣紹冲闇二子纂弘雖頗有才而內
相猜忌若天威臨之必應鋒瓦解宜遣車騎鎮
浩豐鎮北據廉川乘虛迭出多方以誤之救右
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彼必疲於奔命人不
得安其農業兼弱攻昧於是乎在不出二年可
以坐定姑臧姑臧旣拔則二寇不待兵戈自然
歸附矣烏孤曰善遂陰有吞併之志二月造刀
一口狹小長二尺五寸青色匠人云當作之時
夢見一老人朱衣被髮云吾是太乙神故來看
爾作刀且云若有敵至刀必自鳴後歸突厥
可汗處夏
四月北涼王段業爲呂纂所侵遣使求救烏孤
遣驃騎大將軍利鹿孤及楊軌救之纂懼燒氏
池張掖穀麥而去六月署利鹿孤爲涼州牧徙

鎮西平召車騎大將軍儁檀入錄府國事秋八月烏孤因酒醉走馬馬倒傷脅笑曰幾使呂光父子大喜俄而患甚顧謂羣臣曰方難未靖宜立長君言終而死在王位三年僞諡武王廟號烈祖弟涼州牧西平公利鹿孤嗣立

秃髮利鹿孤

秃髮利鹿孤烏孤第二弟也初爲驃騎大將軍西平公尋遷涼州牧烏孤死國人共立之遂以晉隆安三年僭卽僞位赦其境內殊死已下徙

治西平使記室監麴梁明聘於段業業曰貴主先王創業啓運功高先世宜爲國之太祖有子何以不立梁明曰有于羗奴先王之命也業曰昔成王弱齡周召作宰漢昭八歲金霍夾輔雖嗣子幼冲而二叔休明左提右挈不亦可乎梁明曰宋宣能以國讓春秋美之孫伯苻委事仲謀終開有吳之業且兄終弟及此殷湯之制也亦聖人之格言萬世之通式何必亂已爲是紹兄爲非業曰美哉使乎之義也乃厚遣之利鹿

孤聞呂光死遣建節將軍金樹子遠將軍蘇翹率騎五千屯於昌松漢口

建和元年春正月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建和下令曰孤以寡昧謬膺統緒思所以弘濟艱難經畧區宇者必藉股肱之力自今二千石令長清高有惠化者其皆封亭侯關內侯延耆老以訪政事夏四月涼王呂纂帥衆來伐利鹿孤使弟廣武公儁檀拒之纂士馬精銳進渡三堆三軍擾懼儁檀下馬據胡床而坐以安衆心徐

乃貫甲與纂交戰敗之斬首二千餘級五月楊軌田玄明潛謀叛逆事洩殺之六月呂纂西擊段業儁檀聞之率衆一萬乘虛襲姑臧纂弟緯守南北城以自固儁檀置酒朱明門上鳴鐘鼓以饗將士耀兵於青陽門虜八千餘戶而歸秋七月乞伏乾歸爲秦所敗率騎數百奔於允吾遣使乞降利鹿孤使廣武公儁檀迎之處之晉興待以上賓之禮乾歸遣子謙等質於西平鎮北將軍俱延利鹿孤之弟也言於利鹿孤曰乾歸本吾

之屬國妄自尊立今勢窮歸命非其款誠若逃
奔東塞必引師西侵非我利也不如徙置乙弗
之間防其越逸之路利鹿孤曰吾方弘信義以
收天下彼窮來歸我而逆疑其心何以勸來者
四海將謂我不可以誠信托也秋八月乞伏乾
歸南奔枹罕遂降於秦利鹿孤謂俱延曰不用
卿言乾歸果叛卿爲吾行也延率兵追之至河
不及而還

建和二年春正月龍見於長寧麒麟遊於安

利鹿孤欲自稱尊於是羣臣皆勸之安國將軍
鎡勿嶮進曰昔我先君肇自幽朔被髮左袵無
冠帶之儀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室廬故能抗衡
中夏雄視沙漠今舉大號誠順天心然建都立
邑難以避患儲蓄倉庫啓敵人心且守兵始號
事必無成陳勝項藉前鑒不遠宜置晉人於諸
城課農桑以供軍需帥國人以習戰射若東西
有變弱則乘之強則避之此久安之良策也虛
名無實徒足爲世之質的將安用之利鹿孤曰

安國之言是也乃更稱河西王署廣武公儻檀
爲都督中外諸軍事涼州牧錄尚書事三月儻
檀率師伐呂隆大敗之徙二千餘戶而歸獲隆
右僕射楊桓拜爲左司馬夏六月利鹿孤謂羣
臣曰吾無經濟之才忝承統嗣自負乘在位三
載於茲雖夙夜惟寅思弘道化而刑政未能允
中風俗尚多凋敝戎車屢駕無闢境之功務進
賢良而下猶淹滯豈所任非才將吾不明所致
也二三君子其極言無諱吾將覽焉祠部郎中

西曹從事史嵩對曰王者行師全國爲上破國
次之極溺救焚東征西怨今陛下命將出征往
無不捷然不以綏寧爲先唯以徙民爲務民安
土重遷故多離叛此所以斬將克城而地不加
廣也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馬文章學藝視爲無
用之條非所以來遠人垂不朽也孔子曰不學
禮無以立宜建學校開庠序選耆德碩儒以訓
胄子利鹿孤善之於是以太玄冲趙誕爲博士
祭酒使教胄子秋七月秦隴西公姚頽德自金

城濟河直趨廣武利鹿孤攝廣武守軍以避之
軍至姑臧利鹿孤遣使入貢於秦初涼將姜紀
降於利鹿孤廣武公僂檀與論兵畧甚愛重之
至則連席出則同車每常談論以夜繼晝利鹿
孤謂僂檀曰姜紀信有美才然視候非常必不
肯久留於此不如殺之紀若入秦必爲人患僂
檀曰臣以布衣之交待紀紀必不相負也八月
紀將數十騎奔秦時利鹿孤雖僭僞位尚稱臣
於秦楊桓兄經佐命姚萇早死興聞桓有德望
遣使徵之利鹿孤不敢留餞於城東爲之流涕
以遣之冬十月河西王沮渠蒙遜遣子奚念來
質利鹿孤不受徵其弟建忠將軍挈蒙遜不與
虜其弟鄯善苟子遂遣使稱臣入朝奉貢許以
挈爲質乃還其所掠十二月呂超攻焦朗朗遣
其弟子嵩爲質以請迎利鹿孤遣廣武公僂檀
赴之比至超已退朗閉門拒之僂檀怒將攻之
昌松侯俱延諫曰安土重遷人之常情朗孤城
無食今年不降後年自服何必多殺士卒以攻

之若其不捷彼必去從他國棄州境士民以資敵國非計也不如以善言論之僂檀從之乃與朗連和耀兵姑臧壁於胡坑堡僂檀知超必來斫營蓄火以待其夜超果遣中壘將軍王集帥精兵來襲僂檀徐嚴不起集入壘中內外皆起火光燭天照耀如晝乃縱兵追擊斬集及甲首三百餘級呂隆大懼僞與僂檀通好請於苑內結盟僂檀信之遣俱延入盟伏兵出擊俱延失馬步走陵江將軍郭祖力戰拒之俱延得免僂檀怒遂攻隆昌松太守孟禕於顯美隆遣廣武苟安國寧遠石可率五百騎來援憚僂檀之強遷延不進因而遁去

建和三年春正月僂檀攻拔顯美執孟禕而數之以其不早降禕曰禕荷呂氏厚恩分符守土若明公甫至而歸命恐獲罪於執事矣惟明公圖之僂檀大悅拜爲左司馬固辭乞歸乃義而釋之徙顯美麗葑二千餘戶而還二月呂隆爲沮渠蒙遜所逼遣使乞師利鹿孤引羣臣議之

尚書左丞婆衍崙曰今姑臧饑荒糜弊穀石萬錢野無草資食無取蒙遜千里行師糧運不繼使二寇相殘以乘其釁若蒙遜攻姑臧亦不能守適可爲吾取之不宜救也僂禮曰論知其一未知其二姑臧今雖虛敞地居形勝河西一都之會不可使蒙遜據之宜速救利鹿孤曰車騎之言吾之心也遂遣僂禮率騎一萬救之至昌松而蒙遜已退乃徙涼澤段冢五百餘戶而歸中散騎常侍張融言於利鹿孤曰焦朗兄弟叛據魏安潛通姚氏數爲反覆失今不取後必爲朝廷憂乃遣僂禮討之朗面縛出降僂禮送之於西平徙其民於樂都三月利鹿孤寢疾遺令曰昔我諸兄弟傳位非子者蓋以泰伯三讓周道以興故也我武王踐祚實歷垂諸樊之試終能克昌家業者其在車騎乎吾寢疾悒頓是將不濟內外多虞國機務廣其令車騎嗣業經緯百揆以成先王之志言終而卒時晉元興元年也在位三年僞諡康王葬于西平之東南

弟僂檀嗣立

就李 項琳之訂
屠中學校

春秋第八十八卷

南涼錄二

春秋卷第八十九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秃髮僂檀

秃髮僂檀烏孤第三弟也少機警有才畧其父
思復韃甚見愛重常謂諸子曰僂檀明識幹藝
非汝曹所及也故諸兄不以傳子而傳於弟利
鹿孤在位垂拱而已軍國大事皆委於僂檀利
鹿孤卒僂檀襲位更稱涼王還居樂都改元弘
昌初乞伏乾歸之歸晉興也以世子熾磐為質

後熾磐逃歸爲追騎所執利鹿孤欲殺之儻
曰臣子逃歸君父振古通義故魏武善關羽之
奔秦昭恕頃襄之逝熾磐雖逃叛孝心可嘉無
足深責宜加全宥以弘海岳之量乃赦之至是
熾磐又奔允街儻乃歸其妻子冬十月儻
攻呂隆於姑臧十二月秦姚興遣使拜儻車
騎將軍廣武公秦建節將軍王松忽帥騎助呂
隆守姑臧儻弟文真擊而虜之儻怒遣使
謝罪送還長安

弘昌二年春正月儻大城樂都秋七月儻
復出兵攻呂隆於姑臧秦姚興遣左僕射齊難
等帥騎迎隆儻攝昌松魏安二戍以避之八
月秦涼州刺史王尚遣主簿宗敞來聘儻厚
禮而遣之

弘昌三年春二月儻畏秦之疆又密圖姑臧
乃去年號罷尚書丞郎官遣尚書關尚

一作參
軍關尚

聘於秦興謂尚曰車騎投誠獻款爲國藩屏而
檀興兵衆輒造大城爲臣之道固若是乎尚曰

王侯設險以守其國先王之制也所以安人衛衆預備不虞車騎僻在遐藩密邇勅寇南則逆羌未賓西則蒙遜跋扈蓋爲國家重門之防不圖陛下忽以爲嫌興笑曰卿言是也冬十月儻檀遣鎮南將軍文支討南羌西虜大破之上表於秦求領涼州興不許乃加散騎常侍增食邑二千戶

弘昌四年

弘昌五年夏六月儻檀帥師伐沮渠蒙遜次於

氏池蒙遜嬰城固守芟其禾苗至赤泉而還獻

馬三千疋羊三萬口於秦秦主興以爲忠署爲

使持節都督河右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護匈

奴中郎將涼州刺史常侍公如故鎮姑臧

今之西寧

因徵王尚還長安涼州人申屠英等二百餘人

遣主簿胡威詣長安留尚興弗許威流涕固請

興悔之使西平車普馳止王尚又遣使諭儻檀

會儻檀已率步騎三萬進次五澗普先以狀告

之儻檀遽逼遣尚尚出自清陽門儻檀入自涼

風門宗敞以別駕送尚還長安敞因荐本州名士十餘人於儔檀詳具敞傳儔檀嘉納之乃大饗文武將士於謙光殿班賜金馬各有差儔檀復遣西曹從事史嵩聘秦姚興謂嵩曰車騎坐定涼州衣錦本國其德我乎嵩曰車騎積德河西少播英問王威未接投誠萬里陛下官方任才量功授職彝倫之常何德之有興曰朕不以州授車騎者車騎何從得之嵩曰使河西雲擾呂氏顛狽者實由車騎兄弟傾其本根陛下雖鴻羅

遐被涼州猶在天網之外故征西以周召之重力屈姑臧齊難以王旅之盛勢挫張掖王尚孤城獨守外逼羣狄陛下不連兵十年殫竭中國涼州未易取也今以虛名假人內收大利乃知妙筭自天聖與道合雖云遷授蓋亦時宜興悅其言拜嵩為騎都尉秋八月儔檀讌羣臣於宣德堂酒酣仰視而歎孟禕極言切諫詳具禕傳儔檀嘉納之以鎮南將軍興城侯文支鎮姑臧自還於樂都儔檀雖受制於秦然車服禮儀皆如王

者九月儻遣使與西涼李暠修結和好冬十月儻僞遊澆河襲徙西平湟河諸羗三萬餘戶於武興番禾武威昌松四郡徵集戎夏之兵五萬餘人大閱於方亭十一月遷都於姑臧

弘昌六年秋七月儻復貳於秦遣使邀乞伏熾磐熾磐不應斬其使送長安九月儻將五萬餘人伐沮渠蒙遜入自西陝蒙遜率眾來拒戰於均石儻敗績乃率騎二萬運穀四萬石以給西郡復為蒙遜所擊西郡太守楊統以日

勒降之冬十月秦河州刺史彭奚念來奔夏主

赫連勃勃遣使求婚儻不許十一月勃勃率

騎二萬來攻戰於陽武一作支陽殺傷萬計及驅掠

二萬餘口牛馬羊數十萬而去儻欲率眾追

之焦朗曰勃勃天姿雄健御軍嚴整未可輕也

今因抄掠之資幸思歸之士人自為戰難與爭

鋒不如從温圍北渡趣萬斛堆阻水結營扼其

咽喉百戰百勝之術也別將賀連怒曰勃勃敗

亾之餘烏合之眾柰何避之示之以弱宜急追

之僂檀從之勃勃先於陽武下峽鑿凌埋車以塞路勒兵逆擊復爲所敗追奔八十餘里殺傷更以萬計名臣勇將死者十六七僂檀與數騎奔南山幾爲追騎所得僂檀懼東西寇至乃徙三百里內百姓皆入於姑臧國人駭怨屠各成七兒因百姓之擾率其屬三百人叛於北城推梁貴爲盟主貴閉門不應一夕聚衆至數千人殿中都尉張猛大言於衆曰主上陽武之敗蓋恃衆故也責躬悔過明君之義諸君何故據從此小人爲不義之事乎殿內武旅正爾相尋目前之危悔將何及衆聞之咸奔散七兒逃至晏然殿中騎將白路等追斬之軍諮祭酒梁哀輔國司馬邊憲等七人潛謀叛逆悉誅之

嘉平元年夏五月秦以僂檀外有陽武之敗內有邊梁之亂欲乘釁而取之遣尚書郎韋宗來聘因以觀釁僂檀與宗論六國縱橫之規三家戰爭之略遠言天命廢興近述人事成敗機變無窮辭致清辯宗退而歎曰命世大才經綸名

教者不必華宗夏士撥煩理亂澄清濟世者不

必入索九丘吾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載記

作五經之外復自有人車騎神機秀發信一代

之偉人由余日磾豈足爲多也宗還長安言於

興曰涼州雖殘弊之後風化未頽儻檀機詐多

方憑山河之固未可圖也興曰劉勃勃以烏合

之衆尚能破之況吾舉天下之兵以加之何足

剋也宗曰不然形移勢變反覆萬端載記作終始殊途

陵人者易敗自守者難攻陽武之役儻檀以輕

勃勃致敗今我以大軍臨之彼必自固求全臣

竊料羣臣才畧無儻檀之右者右一作是雖以天威

臨之亦未敢保其必勝也興曰子何慮之過也

不聽乃遣中軍將軍廣平公姚弼及後軍欽成

等率步騎三萬來伐又遣衛大將軍常山公姚

顯率騎二萬爲弼等後繼因遺儻檀書云今遣

尚書左僕射齊難討勃勃懼其西逸故令弼等

於河西邀之儻檀以爲然遂不設備弼等濟自

金城進次漠口昌松太守蘇霸嬰城拒之弼遣

人諭以禍福令其速降霸曰汝違負盟誓伐委
順之藩天地有靈將不佑汝吾寧為涼鬼何降
之有弼攻陷之遂斬霸長驅至姑臧儂檀嬰城
固守因出奇兵擊弼乃大破之弼退屯西苑城
中人王鍾宋鍾王娥等密為內應候人執其使
送之儂檀欲誅首謀者而赦其餘前軍將軍伊
力延侯曰今強敵在外內有奸豎兵交勢踧禍
難不輕不悉坑之何以懲後載記作宜悉坑儂
檀從之殺五千餘人以婦女為軍賞命諸郡縣

悉驅牛羊於野次歛成縱兵抄掠儂檀遣鎮北
大將軍俱延鎮軍將軍敬歸等十將率騎分襲
秦兵復大破之斬首七千餘級姚弼固壘不出
儂檀攻之未剋乃斷水上流欲以持久斃之秋
九月雨甚堰壞弼軍得水復振姚顯至高平聞
弼敗倍道赴之軍勢益盛顯遣善射將孟欽等
五人挑戰於涼風門弦未及發儂檀材官將軍
宋益等馳擊斬之顯乃委罪歛成遣使謝儂檀
慰撫河外引師而去儂檀亦遣使者徐宿詣秦

謝罪冬十一月僞檀復稱涼王卽位於南郊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嘉平署置百官立夫人折掘氏爲王后世子虎臺爲太子錄尚書事左長史趙鼂爲尚書左僕射右長史郭倖爲尚書右僕射鎮北大將軍俱延爲太尉鎮軍將軍敬歸爲司隸校尉成公緒爲大司農自餘封授各有差

嘉平二年春正月以次子明德歸爲中郎將領昌松太守歸雋爽聰悟僞檀甚寵之年始十三命爲高昌殿賦援筆立成影不移漏僞檀覽而嘉之擬之曹子建

嘉平三年夏四月遣左將軍枯木駙馬都尉胡康伐沮渠蒙遜掠臨松人千餘戶而歸蒙遜大怒率騎五千來伐至於顯美方亭破車蓋鮮卑徙數千戶而還太尉俱延率兵追擊蒙遜復大敗歸是月僞檀將親帥五萬騎伐蒙遜太史令景保及左僕射趙晁切諫僞檀不聽保固諍之僞檀大怒鎖保而行戰於窮泉爲蒙遜所敗單

馬奔還保遂見擒旣而逸歸僞檀謝之曰卿孤之著龜也封爲安亭侯蒙遜進圍姑臧姑臧百姓懲東苑之戮悉皆驚散壘掘麥田車蓋諸部盡降於蒙遜僞檀懼遣使請和蒙遜許之乃遣司隸校尉敬歸及子他爲質歸至胡阬逃還他爲追兵所執蒙遜徙其衆八千餘戶而去右衛將軍折掘竒鎮據石驢山以叛僞檀懼爲蒙遜所滅且慮嶺南爲竒鎮所剋乃遷於樂都留大司農成公緒守姑臧僞檀纔出城魏安人焦謚王侯等閉門作亂收合三千餘家保據南城謚推焦朗爲大都督龍驤大將軍而自稱涼州刺史降於蒙遜司隸校尉敬歸討竒鎮於石驢山戰敗死之蒙遜因剋姑臧之威乘勝來伐僞檀遣安北將軍段苟左將軍雲連乘虛出番禾以襲其後徙三千餘家於西平

嘉平四年春二月蒙遜攻圍樂都三旬不克遣使謂僞檀曰若以寵子爲質吾當還師僞檀曰去否任卿兵勢卿違盟無信何質以供蒙遜怒

築室返耕爲持久之計羣臣固請乃以子安周

一作保周

爲質蒙遜引歸吐谷渾樹洛干率衆來伐

儻檀遣太子虎臺拒之爲樹洛干所敗儻檀又

欲北伐蒙遜邯川護軍孟愷諫曰蒙遜新并姑

臧凶勢方盛且宜固守伺釁不可妄動儻檀不

從五道俱進至番禾茗藿

茗徒聊切藿徒吊切

掠五千餘

戶將軍屈右進曰陛下轉戰千里前無完陣徙

戶資財盈溢衢路今旣獲利宜倍道旋師早度

嶮峻蒙遜善於用兵士衆習戰若輕軍卒至出

吾慮表大敵外逼徙戶內攻此危道也衛尉伊

力延曰我軍勢方盛將士勇氣自倍彼步我騎

勢不相及若倍道旋師必捐棄資財示人以弱

計之左也屈右出而告其諸弟曰吾言不用天

命也此吾兄弟死地俄而昏霧風雨蒙遜引軍

大至儻檀敗走進圍樂都儻檀嬰城固守遣使

請和以子染干爲質蒙遜引兵而去秋七月河

南王乞伏乾歸遣子平昌公熾磐及中軍將軍

審虔來伐八月兵濟河南儻檀遣太子虎臺逆

戰敗於嶺南熾磐虜牛馬十餘萬民二千餘戶而去

嘉平五年夏五月乞伏乾歸遣熾磐襲白土三河太守吳陰率衆降之

嘉平六年春三月儁檀遣安西將軍紇勃耀兵西境蒙遜侵西平徙戶掠牛馬而去邯川人衛章等謀殺護軍孟愷南啓乞伏熾磐郭越止之曰孟君寬以惠下何罪而殺之吾寧違衆而死不敢負君以生乃密告之愷誘章等飲酒殺四

十餘人愷懼熾磐軍至馳告文支支遣將軍疋珍赴之熾磐軍到城聞珍將至引之而去夏四月蒙遜進攻樂都二旬不剋鎮南將軍文支以湟河迎降蒙遜徙五千餘戶於姑臧尋復率衆來伐儁檀以太尉俱延爲質蒙遜引去嘉平七年春唾契汗乙弗等皆叛儁檀議欲西討之護軍孟愷諫曰今連年不收上下饑敝南逼熾磐北迫蒙遜百姓騷動下不安業令遠征雖剋必有後患不如結盟熾磐通糴濟難慰撫

雜部以廣軍資畜力繕兵俟時而動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惟陛下圖之傅檀曰孤將畧地卿無沮眾謂太子虎臺曰今不種多年內外俱窘事宜西行以拯此弊蒙遜近去不能卒來旦夕所慮惟在熾磐然熾磐名微兵少易以討禦吾不過一月自足周旋汝謹守樂都無使失墜乃率騎七千西襲乙弗大破之獲牛馬羊四十餘萬熾磐聞之帥步騎二萬乘虛來襲虎臺嬰城固守熾磐四面攻之西曹從事中郎尉肅言

於虎臺曰今外城廣大難以固守殿下不若聚國人守內城肅等率諸晉人拒戰於外如或不捷猶足自存虎臺曰最爾小賊旦夕當走卿何過慮之深虎臺懼晉人之有二心也乃悉召豪望有勇謀者閉之於內孟愷泣進曰熾磐不道乘虛內侮國家危於累卵人神共憤愷等進欲報恩退顧妻子人思效死豈有二乎今事已急而殿下乃疑之如是耶虎臺曰吾豈不知君之忠篤實懼餘人脫生慮表以君等安之耳一旬

城潰熾磐入樂都遣平遠乞伏捷虔帥騎五千
 追僣檀徙虎臺及文武百姓於枹罕安西將軍
 樊尼自西平奔告僣檀僣檀泣謂眾曰今樂都
 為熾磐所陷男夫盡殺婦女賞軍雖欲還歸實
 無所赴卿等能與吾藉乙弗之資取契汗以贖
 妻子者是所望也不爾即歸熾磐便為奴僕矣
 豈忍見妻子在他懷抱中也遂引師而西眾多
 離叛遣鎮北將軍段苟追之苟亦不還於是將
 士皆散惟中軍將軍紇勃後軍將軍洛肱載記作洛

弘安西將軍樊尼散騎侍郎陰利鹿不去僣檀

曰蒙遜熾磐昔皆委質於吾今而歸之不亦鄙
 哉四海之廣匹夫無所容身何其痛乎既乃歎
 曰蒙遜與吾名齊年比熾磐姻好少年俱其所
 忌勢皆不濟與其聚而同死不若分而或全樊
 尼吾長兄之子宗部所寄吾眾在北者戶垂一
 萬蒙遜方招懷遐邇存亡繼絕汝其從之紇勃
 洛肱亦與尼俱行吾年老矣所適不容寧見妻
 子而死遂歸於熾磐大臣親戚悉皆棄去惟陰

利鹿隨之夏六月僂檀至西平熾磐遣使郊迎
 以上賓之禮待之初樂都之潰諸城皆降獨鎮
 軍尉賢政固守浩亶熾磐遣虎臺以手書諭之
 賢政執正不下既聞僂檀至左南乃降秋七月
 熾磐以僂檀為驃騎大將軍封左南公歲餘為
 熾磐所鳩左右勸僂檀解藥僂檀曰吾病豈宜
 療耶遂死時年五十一在位十三年偽諡景王
 虎臺後亦為熾磐所殺僂檀少子保周臘子破
 羌俱延子覆龍烏孤孫承鉢利鹿孤孫副周皆
 奔於河西王沮渠蒙遜久之歸魏魏以保周為
 張掖王覆龍為酒泉公破羌為西平公副周為
 永平公承鉢為昌松公保周後叛討誅之自烏
 孤以晉安帝隆安元年歲在丁酉僭號太初至
 僂檀三世凡十九年以安帝義熙十年歲在乙
 卯滅

就李 項琳之訂
 屠中孚校

春秋第八十九卷

南涼錄三

春秋卷第九十

秃髮文支

魏散騎常侍 崔鴻撰

秃髮文支僞檀之族也仕至鎮南大將軍湟河太守封興城侯鎮姑臧文支荒酒愎諫不恤政事邯川護軍孟愷表奏之僞檀謂伊力延曰今州土傾覆所杖者文支而已今復如此將若之何延曰宜召而訓之使改往修來僞檀乃召文支既至讓之曰二兄英姿早世吾以不才謬承

嗣統不能荷負大業顛狽如是胡顏視世雖存
若隕庶憑子鮮存衛藉文種復吳卿之謂也聞
卿惟酒是耽荒廢署事吾年已老卿復若斯祖
宗之業將誰寄乎文支頓首陳謝其後沮渠蒙
遜攻樂都文支以湟河迎降遂仕蒙遜爲廣武
太守

秃髮樊尼

秃髮樊尼利鹿孤之子也爲安西將軍俸檀爲
乞伏熾磐所破滅樊尼奔赴之俸檀歸熾磐乃
使樊尼率餘衆依沮渠蒙遜後與其子歸于魏
子後仕爲臨松郡丞甚得衆心

秃髮破羌

秃髮破羌俸檀之子也偉容貌美丰儀兼饒機
辨俸檀之伐乙弗也破羌留居樂都俸檀旣爲
乞伏熾磐所滅破羌自樂都奔降於魏世祖素
聞其名及見賜爵西平侯加龍驤將軍謂破羌
曰卿與朕本出同源因事分姓可賜姓源氏從
征涼州蠕蠕及討蓋吳諸賊皆奮擊有功世祖

又賜名賀遷殿中尚書宗愛弒世祖及南安王
余賀決策翼戴高宗諱守禁門誅弒逆加征北
將軍進爵西平王歷官太尉以高祖諱宏高宗
孫顯祖子
太和元年卒孫懷歷官驃騎大將軍懷子子雍
歷鎮東將軍為冀州刺史討葛榮戰敗死之子
雍弟子恭歷中書監其餘亦多至大官

僂檀妻折掘氏

折掘氏右衛將軍折掘竒鎮之姊也僂檀初襲
位涼王立為涼王后既而畏秦人之強乃去年

號降稱夫人及僂檀復稱涼王改年嘉平復立
為王后

楊桓

楊桓弘農人也初仕呂光光之季年內外叛作
郭磨之反東苑也桓從弟統始舉兵推桓為主
而桓執義彌厲詳具光龍
飛二年及呂纂時桓以后父
任為尚書左僕射而纂為隆所弒后亦自殺桓
乃棄位而出亾利鹿孤伐隆獲桓乃謂桓曰安
寢危邦不思擇木老為囚虜豈曰智乎桓曰臣

受呂氏厚恩位叅端貳雖洪水滔天猶欲濟彼
俱溺實耻爲叛臣以見明主耳利鹿孤曰卿忠
臣也以爲左司馬秦姚興聞桓有德望徵之利
鹿孤不敢留乃餞之於城東謂之曰本期與卿
共成大業事乖本圖分歧之感實情深古人但
鯤非溟海無以運其軀鳳非修梧無以晞其翼
卿有佐時之器夜光之寶當振纓雲閣耀價連
城區區河右未足以逞卿才力善勗日新以成
大美桓泣曰臣往事呂氏情節不建陛下宥臣
於俘虜之中顯同賢舊每希攀龍附鳳立尺寸
之功龍門旣開而臣違離公衡之變豈曰忘之
利鹿孤爲之流涕遣行旣至秦興深禮重之屢
仕顯職桓竟卒於秦

宗敞

宗敞姑臧人仕秦姚興涼州別駕敞父燮呂光
時自湟河太守入爲尚書郎見僂檀於廣武乃
執其手曰君神爽宏拔逸氣凌雲命世之傑也
必當剋清世難恨吾年老不及見耳以敞兄弟

託君可乎僂檀曰若如公言不敢忘德及卽僞
位涼州刺史王尚使敞來聘僂檀謂之曰孤以
不才謬爲尊先君所見稱每自恐有累大人水
鏡之明旣忝家業竊有懷君子詩云中心藏之
何日忘之不圖今日復見卿也復一作得敞曰大王
仁侔魏祖念存先人雖朱暉眊張堪之孤叔向
撫汝齊之子無以加也酒酣語及平生僂檀曰
卿魯子敬之儔恨不與卿共成大業耳後姚興
署僂檀爲車騎大將軍涼州刺史鎮姑臧因徵

王尚還長安敞以別駕送之僂檀謂敞曰吾得
涼州三千餘家情之所寄惟卿一人柰何捨我
去乎敞曰今送舊君所以忠於殿下也僂檀曰
吾新牧貴州懷遠安邇之畧爲之若何敞曰涼
土雖弊形勝之地道由人弘實在殿下殿下惠
撫其民收其賢俊以建功名其何求不獲段懿
孟禕武威之宿望辛晁彭敏秦隴之冠冕裴敏
馬輔中州之令族張昶涼國之舊胤張穆邊憲
文齊楊班梁崧趙昌武同飛羽夫以大王之神

畧加之以威信農戰並修文教兼設可以縱橫
天下區區河右豈足定乎僇檀大悅賜敞馬二
十疋至秦會王尚爲流言所謗敞抗章辨白與
深美其文詳具
典傳後還遷太府主簿錄記室事

孟禕

孟禕武威姑臧人也仕呂隆爲昌松太守僇檀
攻禕於顯美剋之乃執禕而數之曰見機而作
賞之所先守迷不變刑之所及吾方耀威玉門
掃平秦隴卿固守窮城稽淹王憲國有常刑於

分甘乎禕曰明公開剪河右聲播宇內文德以
綏遠人威武以懲不恪況禕茂爾敢距天威釁
鼓之刑禕之分也但忠於彼者亦忠於此禕荷
呂氏厚恩受藩屏之任若明公大軍甫至望旗
歸命恐獲罪於執事惟明公圖之僇檀大悅乃
釋其縛待以客禮嘉其忠烈拜爲左司馬禕辭
曰呂氏將凶聖朝必取河右昭然已定人無智
愚皆知之者但禕爲人守城不能自全復忝顯
任竊所未安若蒙明公之惠使得就戮於姑臧

死且不朽傳檀義而歸之及隆爲秦所滅禕仕
於姚興爲涼州刺史王尚別駕司馬興後以傳
檀代尚爲涼州禕出迎於道左旣至讌羣寮於
宣德堂仰視而歎曰古人有言作者不居居者
不作信矣禕進曰昔張文王謂張駿築城苑繕宮
廟爲貽厥之資萬世之業秦師濟河灌然瓦解
梁熙據全州之地擁十萬之衆軍敗於酒泉身
死於彭濟呂氏以排山之勢主有西夏率土崩
離墮壁秦雍寬饒有言富貴無常忽輒易人此
室之建年垂百載十有二主矣惟信順可以久
安仁義可以永固願大王勉之傳檀謝曰非君
無以聞讜言也

雲霍

一作曇瞿

沙門雲霍者未詳何許人蔬食苦行常居家間
樹下專以神力化物利鹿孤僭號稱王霍從河
南來至於西平持一錫杖令人跪之曰此是波
若眼奉之可以得道時人咸異之或遺以衣服
受而輒投諸地或放之於水中後日衣自還其

本主一無所汚行步如風雲力者追之恒困不及言人生死貴賤毫釐不爽人或藏其錫杖乃大哭數聲閉目須臾立知其處起而取之人益奇其神異終莫能測因之事佛者甚衆車騎僨檀權傾一國性尤猜忌多所殺害霍謂之曰若能安坐無爲則天下可定祚胤克昌如其窮兵好殺禍將及已僨檀不從翼日又謂之曰當修善行道爲後世橋梁僨檀曰僕先世以來恭事天地名山大川今一旦奉佛恐違先人之旨公

若能七日不食顏色如常是爲佛道神明僕當奉之乃使人幽守七日而霍無饑渴之色僨檀密遣沙門智行持餅遺霍霍曰吾誰欺而欺國主乎遂深奇之厚加敬仰因此改信節殺興慈國人旣蒙其福咸稱曰聖人

一云稱之曰大師

出入街

巷百姓迎爲之禮僨檀有女病篤請霍救療霍曰人之生死自有定期聖人亦不能轉禍爲福吾安能延命耶止可知早晚耳僨檀固請之時後宮門閉霍曰急開後門及開則生不及則死

僣檀命開之不及至晉義熙三年僣檀爲赫連勃勃所破涼土兵亂不知所往

景保

景保未知何許人明於天文善陰陽占侯仕僣檀爲太史令初僣檀將親帥衆伐沮渠蒙遜保諫曰今太白未出歲星在西宜以自守難以伐人比年天文錯亂風霧不時惟修德責躬可以寧吉僣檀曰蒙遜往年無道一作狀入我封畿掠我邊疆殘我禾稼吾畜力待時將報東門之耻

今大軍已集卿欲沮衆耶保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臣主察乾象若見事不言非爲臣之體天文顯然動必無利僣檀曰我以輕騎五萬伐之蒙遜若以騎兵拒我則衆寡不敵兼步而來則舒疾不同救右則擊其左赴前則攻其後終不與之交兵接戰卿何懼乎保曰天文不虛必將有變僣檀怒鎖之而行曰有功當殺汝以狗無功封汝百戶侯進次窮泉與蒙遜戰僣檀大敗單騎奔還保爲蒙遜所擒讓之曰卿明於天文

爲彼國所任違天犯順智安在乎保曰臣匪爲
無智但言而不從蒙遜曰昔漢高祖困於平城
以婁敬爲功袁紹敗於官渡而田豐爲戮卿策
同二子貴主未可量也卿必有婁敬之賞者吾
今放卿但恐有田豐之禍耳保曰寡君雖才非
漢祖猶不同本初正可不得封侯豈慮禍也蒙
遜乃逸之至於姑臧傳檀謝之曰卿孤之著龜
也而不能從孤之深罪也封安亭侯食邑五百
戶

陰利鹿

陰利鹿不知何處人仕於傳檀傳檀之奔於乞
伏熾磐也惟利鹿隨之傳檀謂利鹿曰去危就
安人之常也吾親屬皆叛卿何獨留利鹿曰臣
老母在家方寸實亂但委質爲臣忠孝之義不
能兩全臣雖不才不能西哭沮渠申包胥之誠
東感秦援展毛遂之操負羈勒而侍陛下者臣
之分也惟願開弘遠猷審進止之筭敢離左右
乎傳檀歎曰知人固未易人亦未易知大臣親

六國春秋 卷九
二百九十八
戚皆棄我去今日忠義終始不虧者惟卿一人
歲寒不凋見之於卿矣流涕遣之

尉賢政

尉賢政仕僂檀爲別將屯於浩亶樂都之潰諸
城皆降於乞伏熾磐惟賢政固守不下熾磐遣
人謂之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在吾所孤城獨
守將何爲也賢政曰吾受涼王厚恩爲國家藩
屏雖知樂都已陷妻子爲擒先歸獲賞後順伏
誅然不知主上存亡未敢聞命妻子小事豈足

動懷昔羅憲待命晉文亮之文聘後來魏武不
責若邀一時之利忘委任之責者竊用耻焉大
王亦安用之哉熾磐乃遣僂檀太子虎臺以手
書諭之賢政曰汝爲國儲副不能盡節而縛於
人棄父忘君墮萬世之業賢政義士豈如汝乎
旣而聞僂檀至左南乃降

就李 項德茶校

項琳之訂

春秋第九十卷

西涼錄一

春秋卷第九十一

魏散騎常侍 崔鴻撰

李暠

李暠字玄盛小字長生隴西成紀人也漢前將軍廣十六世孫廣子侍中敢之後曾孫仲翔後漢初為將軍討叛羌於素昌素昌乃狄道也眾寡不敵死之仲翔子伯考奔喪因葬于狄道之東川因以家焉遂世為西州著姓高祖雍曾祖柔仕晉並歷顯位雍至東莞太守柔至相國從

事中郎北地太守祖弇音奄任前涼張軌爲武衛
將軍天水太守封安世亭侯父昶字中堅幼有
令譽爲世子侍講年十八卒嵩昶之遺腹子也
少而好學性沉敏寬和美器度通涉經史尤善
天文及長頗有聲稱兼習武藝誦孫吳兵法嘗
與呂光太史令郭麇及同母弟宋繇同宿麇起
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如李君者終當有國土
之分家有騮草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光龍飛
二年建康太守京兆段業叛光自稱涼州牧以

燉煌太守趙郡孟敏爲沙州刺史署嵩爲效穀
令宋繇亦仕于業爲中散常侍孟敏卒燉煌護
軍馮翊郭謙沙州治中燉煌索仙等以嵩溫毅
有惠政推爲寧朔將軍燉煌太守嵩初難之會
宋繇自張掖告歸燉煌言於嵩曰段業無經濟
遠略終必無成兄忘郭麇之言耶白額駒今已
生矣嵩乃從之遣使請命於業業因以嵩爲安
西將軍燉煌太守領護西胡校尉及業僭號涼
王其右衛將軍燉煌索嗣言於業曰李嵩不可

使據燉煌恐此地非復大王之有業乃以嗣代
嵩爲燉煌太守嗣率騎五百而西未至二十里
移檄使嵩迎已嵩驚疑將出迎之效穀令張邈
及宋繇止之曰呂氏政衰段氏闇弱正是英豪
有爲之日將軍據有一國之成資奈何束手授
人索嗣自恃本郡謂人情附已不虞將軍猝能
拒之可一戰而擒也宋繇亦曰大丈夫已爲世
所推今日便授首於嗣豈不爲天下笑乎大兄
遂委挺特有雄伯之風張王之業不足繼也嵩

曰吾少無風雲之志因宦至此不圖此郡士人
忽爾見推向言出迎者未知士大夫之意故也
因遣繇覘嗣嗣見繇言所以代嵩之意繇啖以
甘言及還謂嵩曰嗣志驕兵弱此成擒耳於是
嵩遣二子歆讓與邈繇及司馬尹建興等逆擊
破之嗣奔還張掖初嵩素與嗣善結爲刎頸之
交嗣常以宗族托嵩曰我身猶子身勿爲疑也
及是嵩反爲嗣所構故深恨之乃罪狀嗣於段
業自表盡忠不貳橫爲嗣所讒請業殺嗣嵩當

自歸司敗業輔國將軍沮渠男成亦惡嗣因勸
除之業乃殺嗣遣使謝暲分燉煌之涼興烏澤
晉昌之宜禾三縣爲涼興郡進暲爲使持節都
督涼興巴西諸軍事鎮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
庚子元年冬十一月暲所居後園有赤氣起龍
跡見於小城於是晉昌太守唐瑤叛業乃移檄
六郡推暲爲大都督冠軍大將軍沙州刺史領
護羌校尉燉煌太守領秦涼二州牧涼公大赦
內殊死已下建元庚子時晉隆安四年也追

尊祖弇爲涼景公父杲爲涼簡公子譚爲世子
署唐瑤爲征東將軍郭謙爲軍諮祭酒索仙爲
左長史張邈爲右長史尹建興爲左司馬張體
順爲右司馬張條爲牧府左長史令狐溢爲牧
府右長史張紉爲太府主簿宋繇張謖爲從事
中郎尋加繇爲折衝將軍謖爲揚武將軍索承
明爲牧府右司馬令狐遷爲武衛將軍晉興太
守汜德瑜爲寧遠將軍西郡太守張靖爲折衝
將軍河湟太守索訓爲威遠將軍西平太守趙

開爲駢馬護軍大夏太守索慈爲廣武太守陰
亮爲西安太守令狐赫爲武威太守索術爲武
興太守招懷夷夏人情悅服遣折衝將軍宋繇
東伐涼興并擊玉門巴西諸城皆下之遂屯玉
門陽關廣田積穀爲東伐持久之計時北涼酒
泉太守王德亦叛業自稱河州刺史業遣將討
之德將部曲奔附唐瑤

辛丑二年夏四月初呂光之稱王也遣使市六
璽玉於于闐至是玉至燉煌納之郡府

壬寅三年春正月嵩於南門外臨水起堂名曰
靖恭之堂以議朝政閱武事圖讚自古聖帝明
王忠臣孝子烈士貞女嵩親爲序頌以明鑒戒
之義當時文武羣僚亦皆圖焉有白雀翔於靖
恭堂嵩觀之大悅冬十二月沮渠蒙遜所署西
郡太守梁中庸來奔嵩署爲牧府主簿是歲秦
姚興遣使拜嵩爲安西將軍高昌侯
癸卯四年春正月命立泮宮增高門學生五百
人起嘉納堂於後園以圖讚所志

甲辰五年夏四月有葛綠木而生作黃鳥之形
秋八月世子譚卒九月立第二子歆爲世子
建初元年春正月嵩自稱大都督大將軍領秦
涼二州牧改元建初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時晉
義熙元年也遣舍人黃始梁興間行奉表詣京
師曰昔漢運將終三國鼎峙鈞天之歷數鍾皇
晉高祖闡鴻基景文弘帝業嗣武受終要荒率
服六合同風宇宙齊貫而惠皇失御權臣亂紀
懷愍迤邐蒙塵塞外懸象上分九服下列眷言

愍之普天同憾伏惟中宗元皇帝基天紹命遷
幸江表荆揚蒙弘覆之矜五都爲荒榛之藪故
太尉西平武公軌當元康之初屬擾攘之際受
命典方出撫此州威略所振聲蓋海內明盛繼
統不隕前志長旌所指仍闢三秦義立兵強拓
境萬里桓文嗣位奕葉載德囊括關西化被崑
裔遐邇欵藩世修職貢晉德之遠揚繫此州是
賴大都督大將軍天錫以英挺之姿承七世之
業志匡時難克隆先勲而中年降災兵寇侵境

皇威遐邇同獎弗及以一方之師抗七州之衆

兵孤力屈社稷為墟一作喪臣聞歷數相推歸餘

於終帝王之興必有閏位是以共工亂象於黃

農之間秦項篡竊於周漢之際皆機不旋踵覆

餽成凶自戎狄陵華已涉百齡五胡僭竊一作襲字

期運將抄四海顛顛懸心象魏故師次東關趙

魏莫不企踵淮南大捷三方欣然引領伏惟陛

下道協少康德侔光武繼天統位志清函夏至

如此州世篤忠義臣之羣僚以臣高祖東莞太

守雍曾祖北地太守柔荷寵前朝參忝時務伯

祖龍驤將軍廣晉太守長寧侯卓亡祖武衛將

軍天水太守安世亭侯弁毗佐涼州著功秦隴

殊寵之隆勒於天府妄臣無庸輒依竇融故事

迫臣以義上臣大都督大將軍領護羌校尉秦

涼二州牧涼公臣以為荆楚替貢齊桓興召陵

之師諸侯不恭晉文起城濮之役用能勲光踐

土業隆一匡九域賴其弘猷春秋恕其專命功

冠當時美垂千祀况今帝居未復諸夏昏墊大

上、國春秋卷九十一

禹所經奄爲丘墟五岳神山狄汚其三九州神
都夷穢其七辛有所言於茲而驗微臣所以叩
心絕氣忘寢與食彫肝焦慮不遑寧息者也江
涼雖遼義誠密邇風雲苟通實如脣齒臣雖名
未結於天臺量未著於海內然憑賴累祖寵光
餘烈義不細辭以稽大務輒順羣議亡身卽事
轅弱任重懼忝威命昔在春秋諸侯宗周國皆
稱元以布時令今天臺邈遠正朔未加發號施
令無以紀數輒年冠建初以崇國憲冀杖寵靈

全制一方使義誠著於所天玄風扇於九壤殉
命灰身隕越慷慨冬十月曷讌羣僚於嘉納堂
因謂之曰昔河右分崩羣豪競起吾以寡德爲
衆賢所推何嘗不忘寢與食思濟黎兆故前遣
毋弟繇董率雲騎東殄不庭軍之所至莫不賓
下今惟蒙遜鴉峙一城自張掖巴東晉之遺黎
雖爲戎虜所制至於向義思風過於殷人之望
西伯大業須定不可安寢吾將遷都酒泉漸逼
寇穴諸君以爲何如右長史張邈曰殿下此議

實社稷之利也乃力贊成之嵩大悅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張長史與孤同矣夫復何疑遂以右司馬張體順爲寧遠將軍建康太守鎮樂涪徵折衝將軍宋繇爲右將軍領燉煌護軍與子燉煌太守讓鎮燉煌遂遷居於酒泉今之肅州

建初二年春正月嵩手令誡諸子曰吾自立身不營世利經涉累朝通否任時初不役智有所要求今日之舉非本願也然事會相驅遂荷州土憂責不輕門戶事重雖詳人事未知天心登

車理轡百慮填曾後事付汝等粗舉旦夕近事數條遭意便言不能次比至於杜漸防微深識情變此當任汝所見深淺非吾勅戒所益也汝等雖年未至大若能克已纂脩比之古人亦可以當事業矣苟其不然雖至白首亦復何成汝等其戒之慎之節酒慎言喜怒必思愛而知惡憎而知善動念寬恕審而後與衆之所惡勿輕承信詳審人核真僞遠佞諛近忠正蠲刑獄忍煩擾存高年恤喪病勤省接按聽訟刑法所應

和顏任理慎勿以情輕加聲色賞勿漏疎罰勿容親耳目人間知外患苦禁禦左右勿作威福勿伐善施勞逆詐意必以示已明廣加諮詢無自專用從善如順流去惡如探湯富貴而不驕者至難也念此貫心勿忘須臾寮佐邑宿盡禮承敬讌饗饌食事事留懷古今成敗不可不知退朝之暇念觀典籍面墻而立不成人也此郡世篤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時海內猶稱之況復今日實是名邦正爲五百年鄉黨姻親相

連至於公理時有小小頗迴

違

一作

爲當隨宜斟

酌吾臨蒞五年兵難騷動未得休衆息役惠康

士庶至於掩瑕藏疾滌疵除垢朝爲寇讐夕委

心膂雖未足希準古人粗亦無負於新哲

哲一作舊

事任公平坦然無類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則如不足經遠乃爲有餘庶亦無媿前人也秋八月南涼禿髮儁檀送暠女敬愛於酒泉并通和好初暠之立也留女敬愛養於外祖尹文家文旣東遷暠從姑梁裒之母養之至是儁檀假

道於北山鮮卑使哀送敬愛于酒泉并通和好
嵩大悅遣使報聘偃檀贈以方物九月嵩親率
騎二萬略地至於建康東鄯善前部王遣使貢
其方物冬十月北涼沮渠蒙遜來侵至於建康
掠三千餘戶而去嵩大怒率騎追之及於彌安
大敗之盡收所掠之戶初秦建元之末徙江漢
一萬餘戶於燉煌中州之人有田疇不闢者亦
徙七千餘戶郭磨之寇武威武威張掖巴東人
西奔燉煌晉昌者數千戶及嵩東遷皆徙之酒
泉分南人五千戶置會稽郡中州人五千戶置
廣夏郡餘萬三千戶分置武威武興張掖三郡
築城於燉煌南子亭以威南虜是年嵩造珠碧
刀二口銘其背曰百勝隸書

建初三年冬十二月嵩以前表未報復遣沙門
法泉間行奉表於晉曰江山悠隔朝宗無階延
首雲極翹企遐方伏惟陛下應期踐位景福自
天臣去乙巳歲順從羣議假統方城時遣舍人
黃始奉表通誠遙途嶮曠未知達否吳涼懸邈

蜂虿衝衢方珍貢使無由展御謹副寫前章或
希簡達臣以其歲進師酒泉戒戎廣平庶攘茨
穢而黠虜恣睢未率威教憑守巢穴阻臣前路
竊以諸事草創倉帑未盈故息兵按甲務農養
士時移日邁荏苒三年撫劔歎憤以日成歲今
資儲已足器械已充西招城郭之兵北引丁零
之衆冀憑國威席捲河隴揚旌秦川承望詔旨
盡節竭誠隕越爲效又臣州界迥遠勅寇未除
當須鎮副爲行留部分輒假臣世子歆監前鋒

諸軍事撫軍將軍護羌校尉督攝前軍爲臣先
驅又燉煌郡大衆殷繁制御西域管轄萬里爲
軍國之本輒以次子讓爲寧朔將軍西夷校尉
燉煌太守統攝崑裔輯寧殊方自餘諸子皆在
戎間率先士伍臣總攝大綱畢在輸力臨機制
命動靜續聞高旣遷酒泉乃敦勸稼穡羣僚以
年穀頻登百姓樂業請勒銘於酒泉乃許之於
是使儒林祭酒劉昞爲文刻石頌德
建初四年時有白狼白兔白雀白雉白鳩皆棲

其園囿羣僚以爲自祥金精所誕皆應時雖而至又有神光甘露連理嘉禾衆瑞請史官紀其事嵩從之初河右不生楸槐柏漆張駿之世取於秦隴而植之終於皆死至是而酒泉宮之西北隅有槐樹生焉乃著槐樹賦以寄情蓋嘆僻陋遐方立功非所也遂命主簿梁中庸及儒林祭酒劉昺等並作

建初五年

建初六年春三月魏安焦朗據姑臧自號龍驤大將軍遣使稱臣嵩因其所稱而授之秋七月沮渠蒙遜率騎來攻嵩遣世子歆及別將朱元虎禦之戰於馬廟歆敗元虎被禽嵩以銀二千斤金二千兩贖元虎蒙遜歸之嵩遂與蒙遜結盟而還

建初七年秋八月蒙遜復背前盟率輕騎來襲嵩曰兵有不戰而敗敵者挫其銳也蒙遜新與吾盟而遽來襲我我閉門不與戰待其銳氣已竭徐而擊之蔑不克矣頃之蒙遜糧盡引去嵩

遣世子歆帥騎五千邀擊敗之獲其將沮渠百
年

建初八年

建初九年春三月上巳嵩讌於曲水命羣僚賦
詩而親爲之序冬十月嵩寫諸葛亮訓誡以勗
諸子曰吾負荷艱難寧濟之勲未建雖外總良
能憑股肱之力而戎務孔殷坐而待旦以維城
之固宜兼親賢故使汝等未及師保之訓皆弱
冠受任常懼弗克以貽咎悔古今之事不可不

知苟近而可師何必遠也覽諸葛亮訓勵應璩
奏諫尋其始終周孔之教盡在中矣爲國足以
致安立身足以成名質略易通寓目則了雖言
發往人道師於此且經史道德如採菽中原勤
之者則功多汝等可不勉哉嵩乃修燉煌舊塞
東西二圍以防北虜之患築燉煌舊塞西南二
圍以威南虜

建初十年嵩以偉世之量當呂氏之末爲羣雄
所奉遂起伯圖兵無血刃坐定千里謂張氏之

業指日而成河西十郡歲月而一旣而禿髮僞
檀入據姑臧沮渠蒙遜基宇稍廣於是慨然著
述志賦焉其辭曰涉至虛以誕駕乘有輿於本
無稟玄元而陶衍承景靈之冥符陰朝雲之菴
靄仰朗日之照煦旣敷旣載以育以成幼希顏
子曲肱之榮游心上典翫禮敦經蔑玄冕於朱
門羨漆園之傲生尚漁父於滄浪善沮溺之耦
耕穢鷓鴣之籠嚇欽飛鳳於太清杜世競於方
寸絕時譽之嘉聲超霄吟於崇嶺奇秀木之凌

霜挺脩幹之青蔥經歲寒而彌芳情遙遙以遠
寄想四老之暉光將戢繁榮於常衢控雲轡而
高驤攀瓊芝於玄圃漱華泉之淥漿和吟鳳之
逸響應鳴鸞於南崗時弗獲彰心往形留眷駕
陽林宛首一丘衝風沐雨載沉載浮利害續紛
以交錯歡感循環而相求乾扉奄寂以重閉天
池絕津而無舟悼貞信之道薄謝慙德於園流
遂乃去玄覽應世賓肇弱巾於東宮並羽儀於
英倫踐宣德之祕庭翼明后於紫宸赫赫謙光

奕奕崇明岌岌王居誥誥百辟君希虞夏臣庶
夔益張王頽巖梁后墜壑淳風杪莽以永喪摺
紳淪胥而覆溺呂發釁於閨牆厥構摧以傾顛
疾風飄於高木迴湯沸於重泉飛塵翕以蔽日
大火炎其燎原名都幽然影絕千邑間而無烟
斯乃百六之恒數起滅相因而迭然於是人希
逐鹿之圖家有雄霸之想聞王命而不尋邀非
分於無象故覆車接路而繼軌膏生靈於土壤
哀餘類之忪蒙邈靡依而靡仰求欲專而失逾

遠寄玄珠於罔象悠悠涼道鞠焉荒凶杪杪余
躬迢迢西邦非相期之所會諒冥契而來同跨
弱水以建基躡崑墟以爲墉總奔駟之駭轡接
摧轅於峻峰崇崖巉巖重嶮萬尋玄邃窈窕磐
紆欽岑榛棘交橫河廣水深狐狸夾路鴟鴞羣
吟挺非我以爲用任至當如影響執同心以御
物懷自彼於握掌匪矯情而任荒乃冥合而一
往華德是用來庭野逸所以就鞅休矣時英茂
哉雋哲庶罩網以遠籠道徒射鈎與斬袂或脫

楛而纓旒或後至而先列採殊才於巖陸拔翹
彥於無際思留侯之神遇振高浪以蕩穢想孔
明於草廬運玄籌之罔滯洪操槃而慷慨起三
軍以激銳詠羣豪之高軌嘉關張之飄驍傑誓
報曹而歸劉何義勇之超世據斷橋而橫矛亦
雄姿之壯發輝輝南珍英英周魯挺奇荆吳昭
文烈武建策烏林龍驤江浦摧堂堂之勁陣鬱
風翔而雲舉紹樊韓之遠蹤侷徽猷於召武非
劉孫之鴻度孰能臻茲大祐信乾坤之相成庶
物希風而潤雨嶠益旣蕩三江已清穆穆盛勳
濟濟隆平御羣龍而奮策彌萬載以飛榮仰遺
塵於絕代企高山而景行將建朱旗以啓路驅
長轂而迅征靡商風以抗旆拂招搖之華旌資
神兆於皇極協五緯之所寧赳赳平城翼翼上
彌志馘奔鯨截彼醜類且灑遊塵於當陽拯涼
德於已墜間昌寓之驂乘暨襄城而按轡知去
害之在茲體牧童之所述審機動之至微思遺
餐而忘寐表略韻於純素託精誠於白日又感

兵難繁興時俗誼競乃著大酒容賦以表恬豁
之懷初嵩與辛景辛恭靖同志友善景等歸晉
遇害江南嵩聞而吊之嵩前妻同郡辛納女貞
順有婦儀先卒乃親爲之誄自餘詩賦數十篇
建初十一年

建初十二年夏六月北涼沮渠蒙遜每年侵寇
嵩志在以德撫其境內但與通和立盟弗之與
校司馬索承明上書勸伐蒙遜嵩引見謂之曰
蒙遜爲百姓患孤豈忘之顧勢力未能除耳卿
有必禽之策當爲孤陳之直唱大言使孤東討
此與言石虎小豎宜肆諸市朝者何異承明慙
懼而退

建初十三年春正月嵩寢疾顧命長史宋繇曰
吾少罹荼毒百艱備嘗乃於喪亂之際遂爲此
方所推才弱智淺不能一同河右今氣力憊然
當不復起矣死者大理吾不悲之所恨志不伸
耳居元首之位者宜深戒危殆之機吾死之後
世子猶卿子也善相輔導述吾平生勿令居人

之土專驕自任軍國之宜委之於卿無使籌略
乖衷失成敗之要遂以晉義熙十三年二月薨
於光德殿時年六十七在位十八年葬建世陵
謚武昭王廟號太祖

西涼錄二

春秋卷第九十二

魏散騎常侍崔鴻撰

李歆

李歆字士業嵩第二子也爲撫軍將軍領護羌
校尉監前鋒諸軍事嵩死左長史宋繇等上爲
大都督大將軍領護羌校尉涼州牧涼公大赦
境內殊死已下改元嘉興尊母尹氏爲太后以
宋繇爲武衛將軍廣夏太守軍諮祭酒錄三府
事索仙爲征虜將軍張掖太守三月河西王沮

渠蒙遜遣張掖太守沮渠廣宗詐降於歆以誘之歆遣武衛將軍溫宜等率兵往赴親勒大軍爲之後繼蒙遜率衆三萬設伏於蓼泉歆聞之引兵還蒙遜率衆來追歆親貫甲與戰於解支澗大破之追奔百餘里俘斬七千餘級蒙遜城建康置戍而去

嘉興二年秋九月沮渠蒙遜復率衆來伐歆將出拒之左長史張體順固諫乃止蒙遜大芟秋麥而去是歲歆遣使告晉嗣位冬十月晉拜歆

爲使持節都督七郡諸軍事鎮西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酒泉公

嘉興三年夏六月歆用刑過嚴又好治宮室繕

築不止從事中郎張顛一作顯上疏切諫曰涼土

三分勢不久立并兼之本實在農戰懷遠之略

莫如寬簡今入歲已來陰陽失序屢有賊風暴雨犯傷和氣是宜減膳徹懸側身修道一作過而

更繁刑峻法宮室是務人力殘凋百姓愁悴致災之咎實此之由昔文王以百里而興二世以

天下而亡前車之軌得失昭然太祖以天挺神
姿應桓文之運流標萬里爲西夏所推左取酒
泉有易俯拾右開西域兵不血刃實爲殿下開
創崇規貽厥孫謀者也殿下不能奉承先志混
一涼土侔蹤張后將何以下見先王乎沮渠蒙
遜胡夷之傑內修政事外理英賢攻戰之際身
同一作士卒百姓懷之咸樂爲用臣謂殿下非
但不能平殄蒙遜亦懼蒙遜方爲社稷之憂歆
覽之不悅主簿汜稱又上疏諫曰臣聞天之子

愛人主憂勤至矣故政之不修則垂災譴以戒
告之改者雖危必昌宋景是也其不改者雖安
必亡虢公是也殿下嗣位以來元年三月癸卯
燉煌謙德堂陷八月效穀地裂二年元日昏霧
四塞四月日亦無光二旬乃復十一月狐上南
門今茲春夏地頻五震六月隕星於建康臣雖
學不稽古敏謝仲舒頗亦聞道於先師且行年
五十有九請爲殿下略言耳目之所聞見不復
能遠論書傳之事也乃者咸安之初西平地裂

狐入謙光殿前俄而秦師奄至都城不守梁熙
既爲涼州藉秦氏兵亂規有全涼之地外不撫
百姓內多爲聚斂尋以滅亡建元十九年姑臧
南門崩隕石於閑豫堂二十年而呂光東反子
敗於前身戮於後段業因羣胡創亂稱制此方
三年之中地震五十餘所旣而先王龍興於瓜
州蒙遜篡弒於張掖此皆目前之成事亦殿下
之所聞知效穀先王鴻漸之地謙德卽尊之室
基陷地裂太凶之徵也日者太陽之精中國之
象赤而無光中國將爲胡夷之所陵滅諺曰野
豕入家主人將去今狐上南門亦變異之大也
又狐者胡也天意若曰將有胡人入居於此城
南面而君者也昔春秋之世星隕於宋襄公卒
爲楚所禽地者至陰胡夷之象當靜而動反亂
天常天意若曰胡夷將震動中國中國若不修
德將有宋襄之禍今蠻夷益盛中國益微臣蒙
先朝布衣之眷輒自同子弟之親是以不避忤
上之誅昧死而進愚款願殿下親仁善隣養威

十六國春秋卷九十二
四
觀農罷宮室之務止遊畋之娛宮嬪妃媵諸夷
子女躬受分田身勸蠶績以清儉素德爲榮息
茲奢糜之費百姓租稅專擬軍國虛衿下士廣
招賢俊修秦氏之術以強國富俗待國有數年
之積庭盈文武之臣然後命韓白爲前驅納子
房之妙算一鼓可以平定姑臧長驅可以飲馬
涇渭方南面而爭天下豈蒙遜之足憂不然臣
恐社稷之危必不出紀歆亦不納

嘉興四年夏六月晉恭帝禪位於宋秋七月歆

遣使貢獻於宋甲辰宋詔以歆爲都督高昌等

十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酒泉公歆將謀東伐

張體順切諫止之又聞沮渠蒙遜攻秦浩疊命

中外戒嚴將攻張掖尹太后以爲不可

具太
后傳宋

繇亦固諫歆怒不聽繇退而嘆曰大事去矣吾

兄師之出不見師之還也歆遂率步騎三萬東

出蒙遜聞之曰歆已入吾計中然聞吾旋師必

不敢前乃露布西境云已剋浩疊將進攻黃峪

歆聞之喜進次都瀆澗蒙遜自浩疊來拒戰於

懷城敗績勒衆復戰敗於蓼泉爲蒙遜所殺歆
子重耳脫身奔於江左遂仕於宋後復歸魏爲
魏弘農太守歆諸弟驍騎將軍酒泉太守翻擊
虜將軍新城太守豫征西將軍燉煌太守恂領
羽林右監密左將軍眺右將軍亮等皆西奔燉
煌尋棄燉煌奔入北山蒙遜入酒泉禁兵侵掠
士民安堵以宋繇爲吏部郎中委之選舉涼之
舊臣有才望者咸禮而用之尹太后及諸女死
於伊吾先是嵩嘗夢爲涼公領涼州牧代沮渠
氏至是歆爲蒙遜所殺歆之未敗也有一大蛇
從南門而入至於恭德殿前又有雙雉飛出宮
內通街大樹上有烏鵲爭巢鵲爲烏所殺又燉
煌父老令狐熾家見一白頭翁衣帽而謂之曰
南風動吹長木胡桐椎不中轂言訖忽然不見
歆小字桐椎至是而亡自嵩僭位元年歲在庚
子至歆爲蒙遜所滅歲在庚申凡二十一年

案唐書嵩本老子之裔也嵩子歆歆子重耳
魏弘農太守重耳子熙金門鎮將家于武川

熙子天賜爲幢主天賜子虎爲後周太祖宇文泰開國功臣魏賜姓大野氏官至太尉號爲柱國宇文氏受魏禪時虎已卒追錄佐命功封唐國公以其子昺襲封隋代周復姓李氏昺官至隋安州總管柱國大將軍昺生子淵襲封唐公後賴次子秦王世民之力代隋而爲天子是爲唐高祖秦王四征寇盜以壹天下是爲太宗遡長發之祥則嚮之於唐其猶周之后稷矣高祖武德元年追謚皇高祖

熙曰宣簡公皇曾祖天賜曰懿王皇祖虎曰景皇帝廟號太祖皇考昺曰元皇帝廟號世祖與武昭王祖父並祀以天子之禮太宗子高宗治追號老子爲太上玄元皇帝尊宣簡公爲宣皇帝懿王爲光皇帝高宗孫玄宗隆基加宣皇帝曰獻祖光皇帝曰懿祖尋加玄元號曰大聖祖又追號聖祖父周大夫敬曰先天太皇遠祖咎繇曰德明皇帝西涼武昭王曰興聖皇帝

就李項琳之訂

崔吉胤校

春秋第九十二卷

西涼錄三

春秋卷第九十三

魏散騎常侍崔鴻撰

李恂

李恂字士誠歆之弟嵩第六子也為燉煌太守
歆為沮渠蒙遜所殺恂與兄翻等自燉煌奔於
北山蒙遜以索嗣之子元緒行燉煌太守元緒
麓險好殺大失人和郡人宋承一作朱承張弘等以
恂在郡有惠政密信招恂恂遂率千騎入於燉
煌元緒東奔涼興承等推恂為冠軍將軍涼州

刺史改元未建蒙遜遣世子德政率衆二萬攻之恂閉門不戰攻之不下蒙遜乃自率衆來攻三面起堤引水灌城恂遣壯士一千連版爲橋潛欲決堤蒙遜勒兵逆戰承等開門出降恂先殺其妻子自殺蒙遜遂屠其城

李翻

李翻字士舉小字武彊嵩少子也歷驍騎將軍祈連晉昌酒泉三郡太守翻子寶字懷素小字衍孫沉雅有度量驍勇善撫接伯父歆爲沮渠

蒙遜所滅父翻奔於北山蒙遜乃徙寶於姑臧歲餘隨舅唐契北奔伊吾臣於蠕蠕遺民歸附者稍至二千寶傾身接禮甚得衆心皆樂爲用每希報雪其後魏世祖遣將討沮渠無諱於燉煌無諱捐城遁走寶自伊吾率流人及虜騎南襲燉煌據之修繕城府規復先業遣弟懷達奉表歸魏世祖嘉其忠欵拜懷達散騎常侍燉煌太守別遣使授寶爲使持節侍中都督西垂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西戎校

尉沙州牧燉煌公仍鎮燉煌承制玉門巴西甚著威惠於西土百姓懷之在燉煌三年因入朝遂留京師徙爲鎮南將軍并州刺史轉鎮北將軍魏太安五年卒謚曰宣公有六子冲最知名歷顯位

高妻尹氏

尹氏天水冀人尹文之女也幼而好學清辨有志節初適扶風馬元正元正卒爲高繼室自以再醮之故三年不言撫前妻子踰於已生高之

創業謀謨經略多所贊毘故西州嗔曰李尹王燉煌及高死子歆嗣位尊爲太后河西王沮渠蒙遜來伐先引兵攻秦浩豐歆欲乘虛襲張掖尹氏謂歆曰汝新造之國地狹民希自守猶懼不足何暇伐人度德量力春秋之義先王臨終遺令殷勤戒汝深慎用兵保境安民以俟天時言猶在耳奈何棄之況蒙遜驍武善於用兵汝非其敵觀其數年以來經謀規略常有兼并之志且天時人事似欲歸之汝國雖小足爲善政

修德養民靜以俟之彼若昏暴民將歸汝若其
休明汝將事之豈得輕爲舉動僥冀非望以吾
觀之非但喪師殆將亡國歆不能聽爲蒙遜所
敗歆曰吾違老母明勅遠取敗辱不殺此胡復
何面目見我母也勒兵進戰遂大敗死蒙遜入
姑臧見尹氏而勞之尹氏曰李氏爲胡所滅知
復何言或謂尹氏曰今母子之命在人掌握奈
何倨傲之且國亡子死曾無憂色何也尹氏曰
存亡死生皆有天命奈何更如凡人爲兒女子

之悲耶吾一老婦人國亡家破豈可復惜餘生
爲人臣妾惟速死爲幸耳蒙遜嘉而赦之娶其
女爲茂虔婦及世祖以妹武威公主娶茂虔尹
氏與女遷居酒泉頃之女卒尹氏撫之不哭曰
汝國破家亡今死晚矣茂虔之弟無諱鎮酒泉
每謂尹氏曰后諸孫在伊吾后欲就之乎尹氏
未測其意給之曰吾子孫漂蕩託身異域餘生
無幾便當死此不復作羶裘鬼也未幾潛奔伊
吾無諱遣騎追及之尹氏謂追騎曰沮渠酒泉

許吾北歸何爲復追汝取吾首以往終不復還
矣追騎遂不敢逼引還尹氏至於伊吾年七十
五卒

宋繇

宋繇字體業燉煌人也曾祖配祖悌世仕張軌
子孫父僚爲張玄靚龍驤將軍武興太守繇生
而僚爲張邕所殺五歲喪母事伯母張氏以孝
聞八歲而張氏卒居喪過禮繇少而有志尚喟
然謂妹夫張彥曰門戶傾覆負荷在繇不銜膽

自勵何以繼承先業遂隨彥至酒泉從師就學
閉戶讀書晝夜不輟博通經史諸子羣言莫不
綜覽呂光舉爲秀才除郎中後奔段業拜散騎
常侍繇以業無經濟遠略西奔於高歷從事中
郎尋加折衝將軍轉右將軍領燉煌護軍左長
史受遺輔政及歆嗣位遷武衛將軍廣夏太守
位至通顯家無餘財雅好儒學雖在兵旅講誦
不廢每聞儒士在門常倒屣出迎停寢政事引
談經籍尤明斷決事無淹滯沮渠蒙遜平酒泉

於繇室得書數千卷鹽米十餘斛而已蒙遜嘆
曰孤不喜得李歆欣得宋繇耳拜尚書吏部郎
中委以銓衡之任蒙遜死以子茂虔托之茂虔
以繇爲左丞送其妹興平公主於魏世祖拜繇
爲河西王右丞相賜爵清水公加安遠將軍魏
并涼州從茂虔至魏卒

劉昞

劉昞字彥明燉煌人也父寶字子玉以儒學見
稱昞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學時瑀弟子五百餘

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
有心於昞遂改設一席於坐前謂諸弟子曰吾
有一女年向長成欲覓一快婿誰坐此席者吾
當婚焉昞遂奮衣來坐神志肅然曰向聞先生
欲求快女婿昞其人也遂以女妻之昞後隱居
酒泉不應州郡辟命弟子受業者常數百人武
昭王暠徵爲儒林祭酒從事中郎暠雅好文典
書史穿落者親自補治昞時侍側前請代暠暠
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值何異

孔明之會玄德遷撫夷護軍雖有政務手不釋卷嵩謂之曰卿注記篇籍以燭繼晷白日且然夜可休息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聖稱焉昞何人斯敢不如此昞以三史文繁著略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涼書十卷燉煌實錄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銘一卷并著周易韓子人物志黃石公三略並行於世後蒙遜平酒泉拜祕書郎中築陸沉觀於西苑躬往禮焉號玄處先生北涼錄自有傳

唐繇

唐繇晉昌宜安人也以涼土喪亂民無所歸推嵩霸於河右以寧一方及涼亡繇子和與兄契携其甥武昭王孫寶避難伊吾招集人衆二千餘家臣於蠕蠕蠕蠕以契爲伊吾王經二十餘年和與契遣使降魏遂爲蠕蠕所逼擁部衆至高昌蠕蠕復遣部帥阿若討之至白力城和先攻高昌契與阿若戰敗沒和收餘衆奔前部王國時沮渠安周屯橫截城和攻拔之斬安周兄

子樹後又從伊洛擊高寧白力二城尅之遣使奉表歸魏

辛淵

辛淵字子深隴西狄道人也四世祖怡晉幽州刺史寧朔將軍淵仕嵩爲驍騎將軍歆亦善遇之歆與沮渠蒙遜戰於蓼泉軍敗失馬淵以所乘馬授歆而身死於難遂以義烈見稱於西土云其後子孫仕魏俱至顯官

陰仲達

陰仲達武威姑臧人也祖訓字處道仕嵩爲武威太守父華字季文仕姑臧令仲達以文學知名西土

就李項琳之訂

